

重点



· 孤独的暑假

编者按

暑假，原本是孩子们欢快的乐园，但期盼许久的假期来了，却仍然没人陪伴，一天上三个补习班，夏令营也感觉枯燥。这段用来放松的日子，为何满是寂寞、缩水、沉重的滋味？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探访孩子们的暑期生活，反映他们的苦恼，探求解决的途径。从今日起相继推出“步行齐鲁”之孤独的暑假、沉重的暑假、变味的暑假，敬请关注。



孔令茹



李晓东



李岩松



孙国祥



放假后一人在家，韩克森显得有些孤独。

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

又到暑假，他还是一个人过

做饭吃饭打篮球睡觉，13岁少年这个暑假单调乏味

本报记者 李晓东

随着外来务工者数量剧增，留守儿童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有亲情、教育、安全等方面问题日益突显。

暑假对于留在家的韩克森来说，与以往没有任何区别。他仍然是独自一人，没人说话，独自做饭吃饭洗衣服……这个13岁的少年，这样过暑假已经三年，他最大的愿望是爸妈能多陪陪他。

害怕深夜

小便总是速战速决

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的东井村约有百户人家，属于沂蒙山区，四周被高山包围，与外界相通的只有一条两米多宽的山路。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，只留下老人和孩子。

韩克森的家位于半山坡。7月5日傍晚6点，记者见到他时，他刚吃完晚饭，在院子里玩篮球。韩克森不爱说话，他在偏房房顶上，用废旧脸盆架做了一个简易篮球架，用绳子固定住。

村边是一个水库，韩克森告诉记者，他平时很少来这边，因为爸妈和老师都不让到水边玩。“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孩子就三个，多数会去村口空地上玩。”

天色微暗，韩克森开始往回走，感觉步子比来时快了些，见到村里乘凉的人也不打招呼。韩克森形容“天黑”的感觉时说，就像有人在后面追他，只有马上回到家里才安心。他说，最初一人生活，特别害怕天黑，晚上出去上厕所只能硬着头皮速战速决。

韩克森不爱说话，一晚上，如果不主动跟他交流，他几乎一言不发。10点多，他搬着一个小凳子去了院子，对着天上的星星发了一会呆，然后就洗漱睡觉了。“今天放假了，睡得晚，平时不到9点就会躺下。”

厨技娴熟

早饭也要炒个菜

6日早晨不到六点，韩克森就起床了，在院子里跟家里小狗

一起玩，这只小狗是几天前刚抱来的，刚刚满月。

7点，韩克森开始做早饭，熟练地打开液化气，打着火把事先装了水的锅放好，小心地拿出鸡蛋放在水里，盖上算子放上干粮。然后到屋里迅速把肉切好，炒菜时，韩克森不慌不忙，娴熟而自然的动作完全不像13岁的孩子。吃饭时，韩克森说他每顿饭一定要炒个菜，干粮则是去村口买。“从自己一个人开始第二年我就不觉得我是孩子了，已经是个大人了。”

下午的时间，韩克森依旧选择看电视来打发时间，他说外面太热，等稍微凉快了才会出去玩。“作业等过几天再说吧，想想就愁人。”虽然小学毕业，但韩克森依旧有很多作业，刚放假，他一刻没在书桌前停留。

我想跟爸妈 说说学校的事儿

韩克森的房间有一部电话。妈妈每天早上打电话喊韩克森起床。韩克森的爸爸常年在外，妈妈则是在他上三年级的时候才外出打工的，因为就在临朐县城，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家看一下韩克森。三年来，韩克森几乎就是一个人在家。虽然爷爷奶奶就在同村，但他们已八十多岁。韩克森自己做饭、洗衣，完全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自理。

对于“家”的理解，韩克森觉得应该是几口人每天生活在一起。“我想跟爸妈多说说话，可他们没时间。”韩克森望着天花板说，我想跟他们说说学校里的事儿，说说同学们之间的事儿，很多话想说。

三年时间让韩克森变得比同龄孩子成熟，他能理解父母外出打工是生活所迫，但他仍然羡慕有爸妈陪在身边的孩子，仍然没法改变内心对父母关爱的渴望：“我更想要爸妈多陪陪我。”

留守娃梦中喊着要妈妈，醒来后又改了主意

“她又不看我，我不愿想她”

本报记者 孔令茹

微山县微山岛乡是一个9平方公里的孤岛，几乎每家都有留守儿童。放假伊始，记者走近一对留守姐弟。姐姐大悦10岁，弟弟天宝只有4岁。父母去东北打工，爷爷也出岛打零工，姐弟跟随奶奶生活。在3天相处中，记者深切感受到他们对爱的渴望。

1 孩子们不认识安全手册里的“溺水”

7月4日早晨，被暴雨冲刷过的微山岛格外安静。在距离湖边只有二三十米处的一间平房里，墓前村许家姐弟俩刚刚起床。姐姐大悦喜欢躲在小屋里扇着风扇看电视，每次听到奶奶说要买东西，她就把弟弟天宝推出门。

“青辣椒，1块钱的。”奶奶把一枚1元钱硬币放在天宝手

里。天宝不是第一次买东西了，村子里有三家小卖部，每家小卖部老板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。“青辣椒，1块钱的。”光着脚丫的天宝踮脚凑到柜台前。老板人很好，专门给小家伙挑了几个又大又新鲜的青辣椒。

4日，墓前小学发成绩单，大悦语文和数学都得了“A”。老师还发了一张红色的《暑期安全防范》已经被撒落一地。

安全防范》通知单。十几个同学围在一起看。上面有一项是“溺水常识”，记者问孩子们“溺”字念什么。“溺水”、“潮水”……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，但十几个孩子中没有人读出准确的读音。“溺(ni)水，是掉水里还是在水里玩？”孩子们开始讨论什么是“溺水”，但话语间数张《暑期安全防范》已经被撒落一地。

2 盼图书室天天开，儿童书籍再多点



青少年宫定时开放，大悦时常去借书。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

鑫宇神采飞扬，可是说着说着就情绪低落了，她咬着嘴唇硬是没让眼泪流出来：“我不哭，爸爸妈妈走的时候我也不哭。”

5日一大早，天宝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喊着“找妈妈”，奶奶把他抱起来在怀里摇了摇，天宝才又安稳地睡了一会儿。等天宝睡醒后，记者问他想不想妈妈，天宝把头扭向一边，“妈妈又不看我，我不愿意想她。”

成绩单发放第二天，墓前小学开放了设在学校内的乡村青少年宫，里面有图书阅览室、乒乓球台、足球场等。因为天气原因，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图书借阅，大悦也从图书室里借了一本漫画书。图书室内的书籍过于成人化，学生们绕着两个书架走来走去，很难选出一本适合青少年的读物。“课外书再多一点，能天天开就好了。”

墓前小学校长付强告诉记者，教师配备达不到，目前只能保证图书室一周开放一两次。

